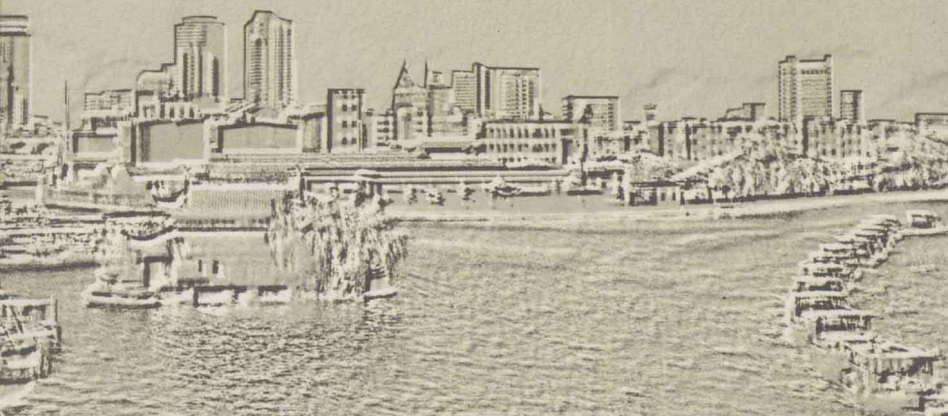


# 三史斋论史

吕锡生 著



香港文学报社出版公司

# 三史斋论史

吕锡生著

书名：三史斋论史

著者：吕锡生

责任编辑：顾吉辰

执行编辑：吴胜英

出版发行：香港文学报社出版公司

社址：香港九龙土瓜湾下乡道36号华强大厦2字楼B座

电话：23305870

印刷：无锡市电脑排版印刷所

开本：大32开（14cm×21cm）

字数：234千字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印张：9.375

初版：2001年3月8日    印数：500本

国际统一书号：ISBN：962—962—057—x

定价：20.00元

版权所有    翻印必究

# 《中国大运河史》编撰会议



1991年10月9日《中国大运河史》第一次编撰会议（无锡教育学院希望楼）

前排自左至右 谢宝耿、施宜园、陈璧显（主编）、沈青松、朱伦昌、谢菊宝、吕锡生

后排自左至右 严桂林、董凯、李志庭、戈春源、顾吉辰、徐晔、曹金华



《中国大运河史》第一次编撰会议  
前排自左至右：沈青松、董凯、严桂林、陈璧显、朱伦昌、谢菊宝、吕锡生

读《史记》《徐霞客游记》之后（七律）

人间初文自史地，河图洛书显文明。  
西汉雄文尊龙门，晚明奇著重梧滕。  
史叙人事三千载，地记山川十万程。  
立言著述千古事，铸就中华民族魂。

辛巳孟春 于无锡



太史公祠留影



《大运河史》执行编委吕锡生代表编委会送聘书给侯仁之教授



《大运河史》执行编委吕锡生代表编委会送聘书给陈桥驿教授



与“秦俑之父”合影

# 《三史斋论史》序

顾吉辰

即将刊行的《三史斋论史》一书，是著名历史学家、无锡教育学院教授吕锡生先生积二十年之功完成的一部研史论著，也是他长期学习和研究秦汉史、明史、地方史以及史学理论的辛勤结晶。

这部学术著作，收集了作者自 1982 年至 2000 年间公开发表在国家级、省市级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共 40 篇。按内容大致可分史学理论、司马迁及其《史记》、徐霞客及其《游记》、太湖流域与大运河沿岸区域研究等几个方面。从论著内容考察，是书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。

首先，史、论并重，卓有创见。作为一部颇有份量的学术著作，对历史人物以研究是占有重要的地位，但仅停留在发掘资料、考辨史实上显然是不够的，必须对所研人物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作出一个中肯恰当的论说，对其思想体系进行理论总结，如此方能将研究推上一个新的高度。以这点来审观本书，则有其可称之处。如对司马迁历史功过的把握上，不毛求细致，而是取其大节，指出司马迁最大的历史功勋，在于维护西汉王朝的统一和政局稳定，在于对分裂行径的痛斥和坚决反对。作者站在更高的历史角度来俯观汉武帝时代的社会现实，可谓相当成功。徐霞客政治思想、旅游思想也是本书研论的重点。作者指出，明万历以后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变化，由空谈性理转入经世致用，崇尚实学的思潮逐渐形成。徐霞客的思想便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时代特色。作者还将徐霞客的思想与西汉的司马迁联系比较。这种比较联系的研究方法，阔人视野，启人思路。此外，对徐霞客与东林党的关系、徐霞客与长江文



化、徐霞客与历史学等诸多问题,作者也申述了自己的见解。这种见解也是相当精辟,颇有创新,体现了一位徐学专家扎实的功力和深厚的学术造诣。

其次,资料丰富,考据精审。有关徐霞客的家史资料既少且散,搜集、整理极其困难,对此作者付出了相当大的精力,广览史籍,披沙觅金,除了从《明史》、《国榷》、《明通鉴》、《宋史》等常用史籍耙梳资料外,作者还审读了为数众多的地方志、家谱等,发掘了《徐霞客家传》稿本,并进行了整理、点校、考证、注释和出版。同样,他对汉武帝、司马迁、陆贾、卫青、两汉后妃等也深入研究,认真阅读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名著,旁征博引,努力做到言必有据,无证不信。

再次,开拓研史领域,服从“四化”建设。研究历史归根到底要为社会现实服务,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服务。作者始终恪守这个研史原则。作者生长在太湖与大运河交汇地无锡市,是太湖水与大运河水哺育了他,造就了他。因此,他对家乡的太湖和运河情有独钟,再加上太湖流域和大运河千里沿岸的悠久历史、辉煌文明,激发了作者自觉提起时代的画笔,去精心、真实地描述太湖、运河区域和乡家无锡辉煌的昨天、奋发的今天和美好的明天。由作者亲自策划、执编的《中国太湖史》、《中国大运河史》、《无锡通史》三部煌煌巨著,已经出版面世和即将出版,这是世纪之交开拓区域专史研究的一种尝试,这也是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一种实践。

我与吕锡生教授相识,是在1983年在长春召开的第五次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上。当时我们两人同住一间房间,朝夕相处,说话投机,十分有缘。在阅读了他提供大会的论文,感到论述精深,见解独到,令我和其他与会者刮目相看。当时他在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。会后,陆续谈到他研论史学的佳作,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此后,他经过努力,圆了叶落归根的梦,由金华市的浙江师大调入无锡教育学院政史系工作。其间曾数折柬于我,商兑学术,乃知他

针对家乡无锡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,专门对乡邦文化进行全力的学术研究,先后出版了为学术界一致称赞的《徐霞客家传》、《徐霞客研究》、《徐霞客与江苏》、《中国太湖史》、《中国大运河史》等多种论学专著,而这部《三史斋论史》是他奉献学林的又一力作,它的出版我相信一定会受到学术界的欢迎和赞誉。

吕锡生教授嘱序其书,因就所所知,叙述于上,尚望究心地方史事者其论定之。是为序。

二〇〇一年二月

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



## 自序

日月倏忽，人生苦短。岁近古稀，本当安度晚年，惜习性难违，笔耕不辍。更以史识自负，每有迁、固之志，意欲撰史存世。退休至今，数年间赖无锡陈璧显、宗菊如诸领导的支持，沪地吉辰教授、澄江仲良兄的赞同，先后组织倡修了《中国太湖史》、《中国大运河史》、《无锡通史》（包括《江阴通史》），并蹈居三史执编之职，更仗京、杭、沪、宁、苏、锡，徐、扬诸史地学界同志的分工合作，五年之间三史陆续告成，并由中华书局精装出版。此本史界之大事，锡城之盛举，然由我担之任之，实三生之有幸。我每念文章之事，贵乎选题，尤重创体。身处无锡一隅之地，欲撰传世之作，固亦难矣。思之再三，唯太湖、运河结连锡境，且为天下之穴脉，真天地间不可无此书也。查阅资料，尚无前贤创制。乃发凡起例，捷足先登。晚年成此壮举，史识乎！天幸乎！

我与史学，实无心而成之。祖上出自江阴小镇璜塘农家。上无读书之人，家无坟典之藏。出生之际正当日寇蹂躏中国之秋，故自幼在兵荒马乱中度过。少年时，目睹日军之凶残，民国之腐败。亡国恨、政局昏，深深铭刻在幼小的心灵上。

入学之后，爱看连环画小书。镇上有宋福隆者，以租书为业，其藏书之丰，乡间罕有其匹，神怪志异，历朝故事，莫不备列。小学四年级时，我已看完了他的一屋小人书，对中国历代史事，似乎有了朦胧的认识。不过谈到我与历史结缘，恐怕还在于我的祖父，他可算得上我的启蒙老师。祖父是个普通农民，目不识丁，壮年时因割草伤足成残。平素喜喝茶听书，回家把故事讲给我听，久而久之，培养了我听故事的兴趣，加上我又爱把听到的故事，与连环画对照，如果书上有的，便信以为真。看小说在小学毕业前几乎成了我的唯

一嗜好，终日沉浸在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说唐全传》、《大明英烈传》一些历史小说之中，并且熟记这些演义中的帝王将相的名字。小学毕业后，经人荐到上海一家橡胶厂当徒工，这期间火神三临此厂，祖母、母亲因以为惧，便将我接回乡下，结束了短短一个月的学徒生涯，最后到离家10里的尚仁初中读书。进入中学后，与篮球结了缘。初中毕业没有去考高中，而是到青阳中学一年制的高级会计班学习，目的是想拿张中专文凭，日后可以有资格考体专，以圆专打篮球的梦。谁知苏南苏北学校合并之际，又把我推到了扬州财经学校。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长江砖瓦厂计划科工作，此时打篮球几乎成了我的另一职业。但统计工作则非我之所愿。1956年国家动员在职人员考高校，我有幸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，这是第一次实现了我幼年的人生理想，也遂了上大学的愿。可是进校仅半年，1957年春天，由号召大鸣大放大字报一转为反右斗争。校园风云突变，当时之际，除了极个别“左”派外，广大师生言者有罪，人人自危。反右结束，便是大跃进，人民公社化运动，校园内又掀起了反对白专道路和大炼钢铁运动，四年大学生活就是在这样的阶级斗争的风暴中度过的。毕业后统配到远离上海五千里以外的云南教书。这次分配是我一生中的一个大转折，也是最大的打击，因为人未动身，粮户已经迁走。在当时，若不服从分配，顷刻便成黑人黑户，劳动教养的命运随时伺候着自己。我面对回家当农民而不可得的情况下，孑然一身，远走天涯，家中年老祖母也不得一见。亲情、乡情从此隔绝，人生遭此突变，仿佛生离与死别。在云南16年，每临春风而思江南，望秋雁而盼东归。思乡之情未尝一刻而忘也。调归之事，几乎左右了我日常的工作与生活，也成了我唯一奋斗目标。每遇与我同样命运的人，言谈之间莫不为之痛心疾首，可见胡马越鸟之思，人心皆同。

云南是个好地方，后来成了我的第二故乡。本来到这里工作也未尝不可，祇是那种强制性的能去不能归的方式确实使人难以接

受，且家中年老的祖母眼望欲穿，何况我去的曲靖地区又不缺教师，我决心要调回家乡。同时我又得面对现实，所以在这 16 年中，完全是凭仗意志、毅力和决心，从克服语言的障碍开始，传奇式地应付着多变的工作。在 16 年中，从做教师、班主任转图书馆、总务处、教导处，再到下乡搞四清，种样板田、救灾荒，以及搞巡回医疗、中草药展览、中西医结合，甚至到上海搬迁虹口儿童医院，负责药检所工作等等，其间还经历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浩劫。工作和生活的实践，培养了我适应环境、思考问题、处理人事的能力，同时，也迫使我从实践中提高观察力，从书本中寻找智慧。荀况的《劝学》篇和韩非的《说难》篇应该说对我应付周折，战胜困难，起到了启示的作用。

云南曲靖组织上曾二度帮助我与家乡商调，可是均以“难以安排”为由而未能如愿，直至 1976 年 6 月方得调浙江丽水地区，得以略解了思乡之渴。1978 年全国高校恢复招生，需要教师，我便调入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担任《中国古代史》和《中国历史文选》课的教学。这时，我已是 45 岁的人了，经过前半生的颠沛跋涉，至此方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一份较为理想的工作。对于历史教学和研究，我只能算是半途出家，原因是基础不扎实，另一方面前半生几乎完全脱离专业。但后来不仅能胜任教学且不断有论文发表，这不能不归功于前半生的社会实践。正是那种流亡式的工作和生活实践，以及刻骨铭心的思乡焦虑，磨砺了我的人生，它不仅使我顺利地度过了一个个难关，也使我学会了看问题和写文章的观点、方法。所谓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为后半生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在学校里因我担任《中国历史文选》和《史学概论》的教学，迫使我只得自学中国史学史和历史认识论、方法论，这样便提高了鉴史和撰史的能力。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，在镇江工作的无锡人邓鸿勋任无锡市委书记后，他以切身的体会，方打破那种狭隘自私、任人唯亲、闭关自守的人事观念，我这个年过半百的外地游子终于在 1985 年作为引

进人才，叶落归根，调无锡教育学院历史系任教，这为我一生追求归乡的最终目标划上了句号。

无锡是座经济发达的地级城市，素以重经济轻文化而闻名。在这样的氛围下，我调回故乡后能做些什么呢？考虑再三决定从原来的《史记》研究，转入《徐霞客游记》研究。这个选择是根据自身条件和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定的。因此一到校就向当时力图振兴教育学院的领导建议成立“徐霞客研究室”，以研究《徐霞客游记》扩大学校的影响，得到了领导的支持。历经数年努力，先后出版了《徐霞客家传》和《徐霞客研究》，使无锡教育学院成为改革开放后全国最早出现的徐学研究基地之一。1994年我退休后仍坚持徐学的研究，出版了《晴山堂法帖》和《徐霞客与江苏》。并从史学的角度上，进一步去实现编史的愿望。根据无锡的实际以及古今史籍流传的生命力的强弱，确定了编撰《中国太湖史》和《中国大运河史》的选择。因为在无锡这块土地上，没有再比这太湖和大运河与之休戚与共、盛衰相依的了。太湖和运河能突破无锡这个小区域范围，加之又是史学上填补空白之作，其价值远远超出了地方史志的领域。为了保证编史质量，便继承前后两司马的创新精神和会通精神，根据河湖的自然特性，在确定编写大纲时，设第一章专叙自然环境史，同时又大胆设计撰写现代史，更增设了展望未来的篇章。再又从河湖地带物色志同道合，学有造诣的专家分工编写，又经数年，终于有成。

在三史陆续出版的今天，故不辞浅陋，将后半生所写的百余篇文章，挑选几十篇辑成一书，题名《三史斋论史》。尽管论史未能登堂入室，但为了作一生热爱史学之证，亦为了半生心血所凝，故编集成册，略慰平生，且赠知己。特为之序。

三史斋主人璜溪吕锡生

公元2000年12月5日

# 三史斋论史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序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| 顾吉辰(1) |
| 自序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| (1)    |
| 1. 论《史学概论》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·····   | (1)    |
| 2. 谈历史研究的出发点 ·····         | (8)    |
| 3. 漫谈研究历史的几种技术性方法 ·····    | (16)   |
| 4. 史体教学在《历史文选》课中的地位 ·····  | (29)   |
| 5. 论《嘉定屠城纪略》作者的史德与史识 ····· | (36)   |
| 6. 简评《吴氏大统宗谱》·····         | (43)   |
| 7. 梧塍《徐氏宗谱》的源流和特色 ·····    | (47)   |
| 8. 写在《中国太湖史》编撰前夕 ·····     | (59)   |
| 9. 关于《中国大运河史》的立论问题 ·····   | (65)   |
| 10. 关于《无锡通史》的编撰意见 ·····    | (69)   |
| 11. 正确处理感情与史实的关系 ·····     | (71)   |
| 12. 关于《牧誓》的成书年代问题 ·····    | (80)   |
| 13. 论陆贾在汉初的功绩 ·····        | (92)   |
| 14. 略论卫青的出身、战功、将才 ·····    | (104)  |
| 15. 司马迁宫刑析疑 ·····          | (114) 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16. 略论司马迁的荣辱观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(116) |
| 17. 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的经营之道 .....            | (127) |
| 18. 从西汉帝后婚姻看封建社会早期的婚姻观 .....         | (132) |
| 19. 略论东汉的儒学才女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(141) |
| 20. 论赵佗在我国民族融合中的贡献 .....             | (151) |
| 21. 从民族起义到民族暴乱——评东汉二征暴动的性质··         | (163) |
| 22. 山越在东吴立国中的作用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169) |
| 23. 关于畬族的起源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(180) |
| 24. 再论畬族的起源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(185) |
| 25. 畬族迁移考略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94) |
| 26. 明清时期畬族对浙南山区的开发 .....             | (203) |
| 27. 徐霞客籍贯考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(207) |
| 28. 徐霞客与纳西族首领木增的友情 .....             | (214) |
| 29. 徐霞客与历史学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(221) |
| 30. 徐霞客对滇池旅游圈的考察 .....               | (230) |
| 31. 略论徐霞客的闽游情结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238) |
| 32. 徐霞客衢州赞奇观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(246) |
| 33. 徐霞客的婚姻悲剧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(251) |
| 34. 徐霞客与长江文化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(256) |
| 35. 徐霞客盘山游考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(271) |
| 36. 徐霞客与晋地山水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(275) |
| 37. 我国封建社会前后两大文化巨人——司马迁与徐霞客<br>..... | (281) |
| 38. 明代两大探险活动之异同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292) |
| 39. 卫青(电影历史剧本)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303) |

## 论《史学概论》研究的对象和内容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,史学界开始了对史学理论的探索。自1983年来,出版的史学理论著作“概论”已有多种,且各有所长,情况十分可喜。但看其名目,或曰《历史科学概论》<sup>①</sup>,或称《史学概论》<sup>②</sup>,或名《历史学概论》<sup>③</sup>。别其内容,则大体上可分为两类:一为历史认识理论,一为历史编纂理论。同为一名历史学科的“概论”,为何从名称到内容会有如此的差别?这说明史学界目前对于这门学科所研究的对象、性质、任务和范围尚未有统一的认识,亟待大家讨论解决。我在这里试就上述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意见。

### 一、“史学”、“历史学”、“历史科学”实际上是同一概念

“史学”、“历史学”、“历史科学”是当前出版的“史学概论”著作里所使用的三个名称。对于史学理论是否一定要冠以“科学”,本书对此暂不展开讨论。这里只对“史学”与“历史学”两词的含义进行一些辨析,看看它们到底有没有区别。理解“史学”与“历史学”的关键在于对“史”和“历史”含义的理解。众所周知,我国古代的“史”字,本属一个模糊性的措辞,是一个多义词,它可以指史事,也可以指史书乃至史官。而“历史”一词,则出现较晚。“历”、“史”二字连用,始于清代末年,最早见于废科举、兴新学后学校里的课程表上,把“历史”称作一门课。从字义上讲,古文的“历”,其字形为“厯”,“厯”的意思,据《说文解字》,是从二个“禾”字,古人以“禾”纪年,禾

① 葛懋春、谢本书主编《历史科学概论》,1983年山东教育出版社。

② 白寿彝主编《史学概论》,198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;吴泽主编《史学概论》,1985年安徽教育出版社。

③ 田昌五、居建文著《历史学概论》,1984年河南人民出版社;赵吉惠著《历史学概论》,1986年陕西三秦出版社。



一熟为一年，从又禾表示不止一年。所以“历”表示过去的陈迹，和“史”是同义字。可见，“史”前加“历”，词义未变。“史”也就是“历史”。当然，在习惯用语上，“史”与“历史”尚有细微的差别，如“史”可指史事、史书、史官，却没有人把史官呼为“历史”的；又如我们说二十四史，没有人认为是指“二十四历史”，而只认为是指二十四部史书。但这些仅是用语上细微的差别，并不影响“史”与“历史”同义。

既然“史”即“历史”，两者所研究的对象，所形成的理论，当然就不分彼此了。“史学理论”自然也就是“历史学理论”。但今天史学界有些同志为了区别研究历史的理论和研究史籍的理论，却把研究历史的理论称为“历史学理论”，而把研究史籍的理论称为“史学理论”，从而把本属同一概念的“历史学理论”和“史学理论”说成是两个本属不同的概念，这样，势必造成对研究历史的理论和研究史籍的理论，这两种不同学科理论的混淆。产生这种混淆的原因，除了不考虑上述“史”与“历史”同义外，还在于“史学”一词有它广义上的理解。从广义上讲，凡属研究历史或史籍的学问统统可归之为史学，如考古、史料、历史编纂、史学史、史评等等都属史学范畴。历史编纂理论可称为史学理论，历史认识理论何尝不可以称为史学理论！由于“史学”一词的广义用法，学者在使用“史学”两字作“概论”的前置时，必然又会出现第二个问题。那就是“概论”的对象和内容问题，它到底是属历史理论还是历史编纂理论。抑或两者兼而有之，或是历史各分支的综合学问？由于大家的认识不一，于是使“概论”的内容上出现了对不同的历史学科的混杂，最终自觉或不自觉地把“史学概论”编成了一部史学各学科的综合。所以，我们在编纂《史学概论》之前，有必要把“史学”、“历史学”、“历史科学”这些概念搞清楚，以免因名称概念上的含糊而造成体例、内容上的混淆。

## 二、必须正确区分历史认识理论和历史编纂理论

历史认识理论和历史编纂理论研究对象不同,因而是两门不同性质的学科,前者研究的对象是历史,后者研究的对象是史籍。为了正确地区分它们各自研究的范围和内容,不能简单地采用“历史学理论”和“史学理论”两个概念本属同一的词去区别这两门不同的学科,而应当选择能明确反映这两门不同学科性质的名称。

历史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,具体地讲,包括历史研究的对象、历史发展的动力、形成及规律的探讨,涉及到人民群众的作用、历史人物的评价,以及民族的形成等等一系列指导历史研究的重要理论观点。另外还有历史研究所采用的各种不同的方法,其内容可以包括古今中外史学工作者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,从传统的考据法、考古法,到现在所采用的阶级分析法、历史比较法、计量法、心理分析法、系统方法等等。历史认识论与方法论构成了历史理论的主要内容,它无疑是史学理论的主干,所以中外史学界通常把历史认识理论称之为“史学理论”。至于历史编纂理论,它所研究的对象只能是史籍。这门学问,从广义上讲,确实也是史学理论的组成部分。不过,从狭义上讲,它与历史理论不同,它并不指导人们研究历史,而且在理论内容上和理论层次上所占的比重都不是史学理论的主干,所以它就不能笼统地称之为史学理论,而只能称为历史编纂理论或历史编纂学,使用历史编纂理论这个名词区别原来“史学理论”的名称,不仅可以避免历史和史籍这两门不同学科理论之间的混淆,而且也易于为人们理解和接受。

历史编纂理论具体的内容主要包括史家观点、史学流派、史籍体例等等的理论。至于在编撰方法上则有史家直笔与曲笔、直叙与插叙、夹叙与夹议及互见法等等。总之,不论在内容上和方法上,其理论体系具有本学科鲜明的特点。它是一门与历史理论十分接近的学科。但如果从两种理论体现的层次关系看,历史理论属于高层次的研究,史籍理论则属于低层次的研究,历史理论是宏观理论,